

食谱俱乐部

THE RECIPE CL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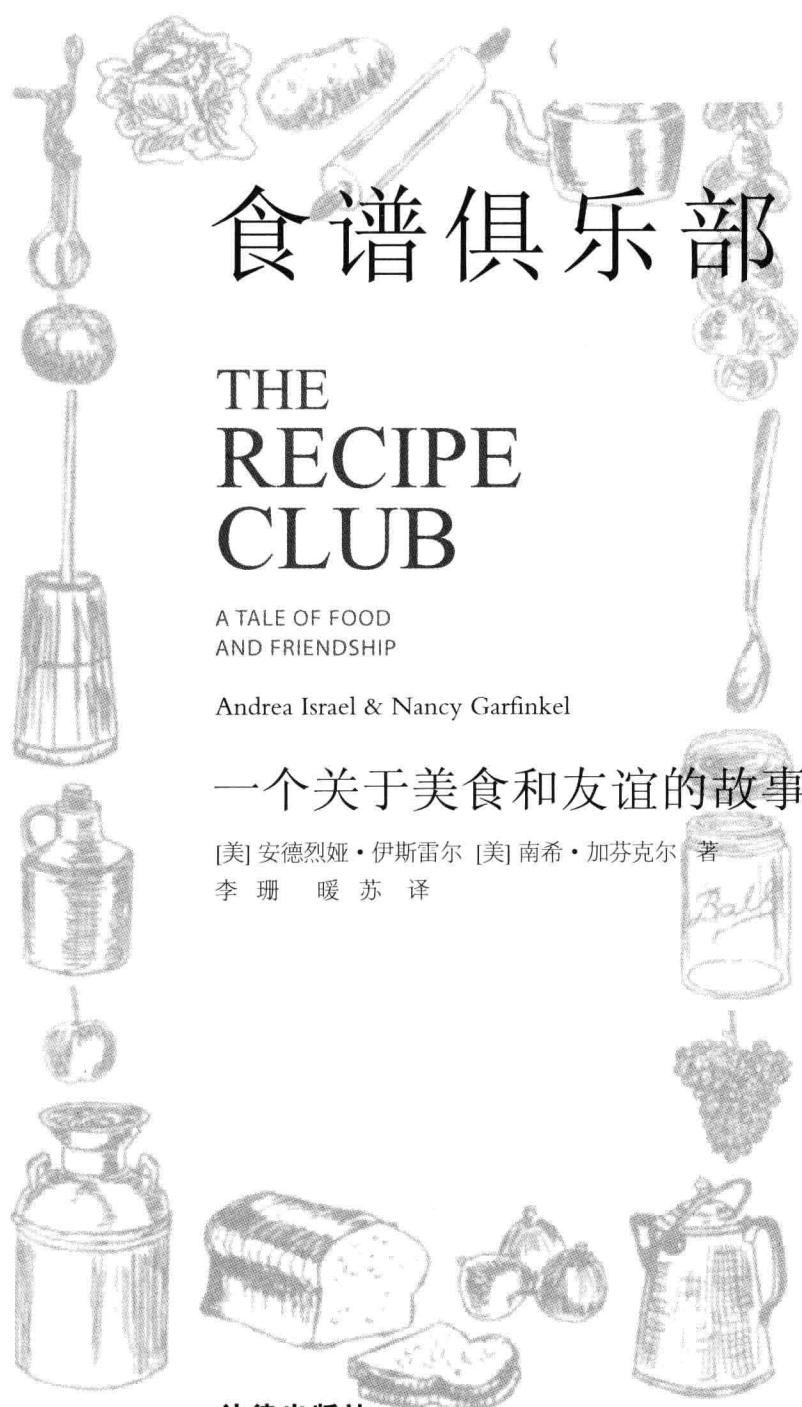
A TALE OF
FOOD AND
FRIENDSHIP

Andrea Israel & Nancy Garfinkel

一个关于美食和友谊的故事

[美] 安德烈娅·伊斯雷尔 [美] 南希·加芬克尔 著
李珊 暖苏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食谱俱乐部

THE RECIPE CLUB

A TALE OF FOOD
AND FRIENDSHIP

Andrea Israel & Nancy Garfinkel

一个关于美食和友谊的故事

[美] 安德烈娅·伊斯雷尔 [美] 南希·加芬克尔 著
李珊 暖苏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谱俱乐部:一个关于美食和友谊的故事 / (美)

伊斯雷尔, (美) 加芬克尔著; 李珊, 暖苏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书名原文: The Recipe Club

ISBN 978 - 7 - 5118 - 4210 - 7

I. ①食… II. ①伊…②加…③李…④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581 号

食谱俱乐部:一个关于美食和友谊的故事

[美] 安德烈娅·伊斯雷尔

著

[美] 南希·加芬克尔

李珊 暖苏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恒

责任编辑 柯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327 千

版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 (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电子邮件 / info@ lawpress. com. cn

销售热线 / 010 - 63939792 / 9779

咨询电话 /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 - 62071010 / 1636

深圳公司 / 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 /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 - 65382816 / 2908

第一法律书店 / 010 - 63939781 / 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4210 - 7

定价: 4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一个朋友，为我们展示一个世界，一个在认识他们之前不可能存在的世界，唯有遇见了，这个新世界才得以存在。”

——ANAÏS NIN

第一部分

二〇〇〇年

收件人:LSTONE@dotnet.com

发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日期:2000年4月6日

主题:再次问候

亲爱的莉莉:

我曾无数次地想要写信给你。“亲爱的莉莉,”总以此为开头,仿佛知道自己接下去要说万语千言。可每次写到这里,我便写不下去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从何说起,更不知道,你是否希望再次听到我的声音。

但今天,有件事我必须亲口告诉你,我想你也一定希望我这么做。我的母亲去世了,就在上个月,癌症。也许你父亲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已不记得他在葬礼上说了些什么。那是令人痛苦的一天。说实话,这两年我过得很不好。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感觉像是从梦中醒来——梦里我被一层乳白色薄纱似的悲痛笼罩着。算是一种解脱吧,可这种解脱又让我平添了更多哀恸。

莉莉,因为这样的事情重新联系你,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但这又是无奈之举。母亲的离去让我总想要理清各种头绪。我渴望了解母亲生命的过往,也想要弄清自己想要怎样生活。

也许,这些文字读起来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真实了,显得我们好像很亲近似的。如果真让你这么觉得了,我向你道歉。但我总盼着你还能像从前那样陪我渡过难关。有些话让我难以启齿,再度联络到你对我来说意义有多么重大,即使是在若干年后,这种联系仍然是那么非同寻常——也许,时过境迁之后更是如此。

薇拉瑞

收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发件人:LSTONE@dotnet.com

日期:2000年4月7日

主题:回复:再次问候

亲爱的薇尔:

老实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对于你母亲的离去,我感到非常难过。她是那么爱你,你就是她的骄傲。想想这些吧,或许你会感到安慰。她的一颦一笑,尤其是那伴有惊喜、令人开怀的爽朗笑声,愿你也都一直记在心间,陪你度过这段艰难岁月。

向你及你的家人致以问候。

莉莉

收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发件人:LSTONE@dotnet.com

日期:2000年4月7日

主题: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原谅我此前寄去那张从药店买来的十美分慰问卡,那简直就是敷衍,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表达:薇尔,你的来信,撼动了我的心,令我想起那些我们曾共同拥有的过往和失去的一切——长达二十六年的沉默——直到有天你终于消失不见!

收到你发来邮件的瞬间,我哭得像个孩子。信中的只言片语弥漫着你的身影。你离我如此近,近到触手可及。对我来说,上帝啊!一切都太过突然!我们远隔万里,邮件却又近在咫尺。

话说回来,我只想试图以这种笨拙的方式让你了解,我耗尽时间与精力(更别提为治疗心病花费的银子了)说服自己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之间的争执不过是人生道路上千千万万惨痛教训中的一个。人人都在改变,只是轨迹不同罢了。就算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我告诉自己,既然这样,那就顺其自然吧,正如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①的那句歌词:“(让生活)继续”。(那首歌一度是我演出的开场白。)

但是,薇尔,真相却是,我无法让你了解,我曾无数次地悄悄对自己说,今晚要看看台下的观众,她会来。我无法让你相信,我曾无数次地假装你真的出现在那里,然后,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再次成为亲密的挚友。一切不过是在经历了长期痛苦挣扎后说出:是的,薇尔,我还是我。亲爱的,我永远都是你的依靠。

^① 美国当代著名舞台剧及电影音乐制作人,曾以电影《Dick Tracy》中的歌曲“Soon or Later (I Always Get My Man)”问鼎199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译者注

我们上一次交谈还是多年前的事。那次交谈意味着我们间的友情——其实是我们之间的一切——已无可挽回（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开始与父亲亲近。你一定会感到讶异吧，就算你不觉得难以置信。我最近搬回了家，和父亲住在一起，暂时这样。我和他相处得还算愉快，但你也一定猜到了，不顺心的事也时有发生。我此刻正在小木屋里休假。（是的，我家还保留着那个住处，屋外配有洗手间，但整个地方不通电话，与世隔绝！）你一定想不到，为了查收邮件，我得大老远步行到普莱西德湖，从基恩谷出发，路上差不多要花四十五分钟，才能找到一家网吧——我很庆幸在那儿能接触到现代科技。

总之，在葬礼上，你或许已经察觉到了我父亲的转变，他完全变成了个人。曾经铁石心肠的艾萨克近些年变温和了许多。你母亲的离去对他而言，是次毫无防备的打击。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这大抵同他最近的不幸境遇有关：刚刚退休，视力每况愈下，还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他仍割舍不下我的母亲，而她却早已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我为何没在得知你母亲噩耗的第一时间与你联络？真实原因是，我害怕了。我等待着由你来勇敢地打破我们之间沉默的坚冰。感激你真的那样做了。

我一直很懦弱。或许只是因为不懂如何表达那些简单的道理，而你却总能一语道破：“有些话，的确难以启齿，但再度联络你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同寻常”。

此刻，我不想细数目前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琐事，怕你烦。总而言之：深爱换来的不过是绝望，爱得越深，绝望得就越厉害，而此时此刻……面对不愿承诺的爱人和难以定义的亲密关系，我感到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我试图摆脱这种困境，但那不过是无谓的挣扎。

我的心永远为你敞开。我也一直在思念你和你的家人。虽然邮件传来了不好的讯息，但我依然为能再次与你联系上而感到庆幸。（还记得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彼此有多么要好吗？）

如果你愿意,也有时间,给我回信吧。

很爱很爱你的,
莉莉

P. S. 那个叫本的“金童”,他还好吗? 请代我问候他。

收件人:LSTONE@dotnet.com

发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日期:2000年4月10日

主题:我们该从何开始呢?

亲爱的莉莉:

我现在整个人已经支离破碎,精力无法集中,就像废人一个。丧母之痛好像带走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母亲仍然在我心里——也许她会永远住在那里吧——而她栖身的那个地方总在隐隐作痛。这份痛楚是那么摧折人心,令人万分痛苦而又无所遁形。每当我意识到她已离我而去时,总会感到天旋地转、浑身无力,这种感觉反复袭来,一次又一次,痛楚却丝毫没有减轻半分。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曾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将她从我的生命中推开时,感到心痛不已。我曾不顾一切地想要“成为”独立的个体,实际上早已如此,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说来也怪,所有这一切却使我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有多么地想念你。我太需要你我之间的友谊了。哦,上帝,莉莉,我们从前真是傻。我只有告诉自己,当初那场可怕的争吵势必要发生,才能想明白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也许,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对彼此性情的影响太深了。为了塑造成年自我,我们不得不分道扬镳。

也许,我们两人都需要这冗长而又索然无味的若干年时间,慢慢让这场决裂造成的深深伤口得以愈合?

不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为自己在其中所犯的过错感到抱歉。这种歉疚,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们已经老了,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哦,小睡莲,我们重归于好吧。你现在究竟过得好不好?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无论将来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此刻对你诉说这些,使我感

到上帝护佑般地幸福。也许重新建立通信联络对于我们两人而言,都会是令人振奋的。你不想试试吗?

你的挚友,永远的
薇尔

收件人:LSTONE@dotnet.com

发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日期:2000年4月10日

主题:我这是怎么了?

莉莉,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刚才我又对照着你的来信,看了我的回信,发现我竟然可怕地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你在信里写到的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你说的“早已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想到可能是不幸的事,我便担心得不行。我为那封自私的回信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薇尔

收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发件人:LSTONE@dotnet.com

日期:2000年4月12日

主题:回复:我这是怎么了

别担心,那个曾被你尊称为“凯瑟琳大帝”的女人并没有“与我们永别”……只是出走了!这不过是在斯通家族从未间断的传奇史上又增添了一笔而已。尽管已经二十六年过去了,我敢肯定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对于戏剧高潮部分(high drama)的那份痴迷。

如果我的话让你觉得不够诚恳,请你原谅。事情的发展总逃不出命运的掌控,该来的迟早会来。大约六个月前的一个清晨,母亲离开了父亲,离开了他们维系四十年的蹉跎婚姻。她像往常那样起床,做早餐,摆放好餐盘,煮开水,然后便走出了家门。或许那一切对她而言,不过是在上演某个版本的《玩偶之家》罢了。

现实令人心痛和遗憾:我母亲根本不适合婚姻,而父亲也本该娶别人为妻。母亲原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恋爱接力中享受到更多幸福(这话让你想到了谁?是的,身为凯瑟琳大帝的女儿,我可当之无愧)。父亲一直在寻觅一位甘愿对他俯首称臣的女人,而母亲却恰恰不是那种类型。他们常常半夜还在卧室里吵架,你一定还有印象,有几次你来我家跟我一起睡,隔着墙,都听到了。

终于万事大吉了,母亲重获自由,住在城里,一个人。我猜她应该正和某个家伙约会吧。这算不上是惊喜……连稀罕事儿都不是。她说,直到自己“找回那个迷失的凯瑟琳”才会联络我们。这话真像是出自一位青春期问题少女之口,尽管凯瑟琳已年届七旬!

一夜之间,父亲苍老了许多。自从不再外出工作,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育兰花上。他的眼里总带着泪迹。他说是因为得了白内障的缘故。可我觉得,是因为他心如刀割。

我不介意他们分开,毕竟我也都四十七岁了,接受父母分离已不

会成为问题。可昨天凌晨两点,我却辗转反侧。我感到脆弱,孤独得难以入眠。我似乎一辈子都在寻找某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至于母亲,我记忆里只剩下她那条意大利披风搭在椅背上的样子。她为莎士比亚艺术节制作的海报还贴在卧室墙上,你的照片,就贴在海报的一角!(还记得她是怎样把你扮成小精灵 Puck^① 的吗?)

好消息:我感受到了你的陪伴,这是莫大的安慰。

莉莉

^① 又名 Robin Goodfellow,是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喜欢搞恶作剧的小精灵,根据英国的神话传说塑造。——译者注

收件人:LSTONE@dotnet.com

发件人:VRUDMAN@webworld.com

日期:2000年4月15日

主题:这太不可思议了!

记忆的选择性是如此神奇。我虽已不记得你母亲那件意大利披肩的样式和质地,但对它介于蓝、灰、紫、褐之间的颜色却记忆犹新。它总是让我想起饱满而脏兮兮的李子。还有你父母大吵大闹时那可怖的声音,奇怪的是,那声音又令人感到些许兴奋。(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争吵的印象是那么得突兀,像是一些浪漫得不可救药的十八世纪法式家具:极端而又华丽,这是他们用炽烈的深情爱着彼此的证明。我觉得,这是我父母之间所缺乏的东西。)当然,我一直认为你母亲把我变成小精灵 Puck,实在是慷慨无比之举。那张海报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自我存在感。它让我发觉,自己是那么漂亮、那么重要。

事实上,读到凯瑟琳从杯盘狼藉的厨房里悄无声息地出走,我先是惊愕地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又笑出了声!现在就向你坦白这些,会不会为时过早?但愿不是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很喜欢凯瑟琳大帝。我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让你吃不消,无论是对你或是其他任何人,你母亲似乎对她自己的生活更感兴趣,这是我一直都很羡慕的;这与我的母亲情况正好相反,她自己与世隔绝,却总是不断干预着我和其他所有人的生活,她真应该向你母亲学学。

我越往下写这封信,越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议。感觉就像是二十六年被压缩成了二十六分钟。真是岁月弄人。我们的父亲们都带着伤痛垂垂老矣,而母亲们却都离开了我们,一个归于尘土,另一个消失在风里。只剩下我们还站在原地。

哦,莉莉,我们能不能摒弃前嫌,重新站在一起?

还记得吗?我母亲会用那种出奇平静却比耳语还疹人的声音说